

在小渡船上

勒·班台萊耶夫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Л. Пантелеев

НА ЯЛИКЕ

детгиз 1951

書號：譯 0082 28 開本 13 千字 定價 1,300 元

在小渡船上(高)

著者	勒·班台萊耶夫
譯者	李俚民
裝幀者	楊善子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四廠
總經售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啓明版 本社 1954 年 12 月新 1 版—第 1 次印刷 印數 1—5040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巨大的闊舷的渡船快要划近我們這一岸。人載得滿滿的船身，深深地沉到水裏。它征服着逆流慢慢地移動着。已經可以看到：船上的槳，怎樣沉重而且艱難地沉到水中，又怎樣輕鬆地離開水面。它們迎着太陽閃閃發光，在周圍灑上千萬顆細小的水珠。

我坐在靠近水邊的一塊巨大、溫暖、而又粗糙的石頭上。我覺得自己是這樣的舒適，既不想動一動身子，也不想向四周眺望。我甚至對渡船離岸還遠覺得非常高興：那就是說，還可以坐上幾分鐘，轉轉念頭……轉些什麼念頭呢？沒有什麼特別的念頭，我只是想到我坐着很舒服，頭頂的天空很可愛，而河水、貝亮、塗柏油的木頭……又是多麼奇妙地發散着氣味呵。

我已有好久不出城了。眼前的一切，使我感到真正的歡欣：憔悴的蒲公英躲在牛蒡子染着灰塵的傘下，湟瓦河河水輕微地、好不容易才能聽得出來地拍打着河岸，白色的蝴蝶在那光亮而透明的空氣中忽忽地飛來飛去。這一剎那怎麼能叫人相信：戰爭正在進行，而前線就完全在近旁，就在那些屋頂和煙囪後面，而德國人的轟炸機和榴霰彈，每天就從那邊飛到我們這個被包圍的城市上空來。不，我不願意想起這個，而且也想不到這個。在這六月的大晴天，我覺得多麼舒適呵。

在那個渡船靠岸的小碼頭上面，已經擠滿了人。渡船快要攏岸了，於是，我爲了不失去班次，也走到這一搖晃不定的木板橋上去，混雜到候船的人羣中去。候船的差不多都是女人，而且大多數是年老女工。

有幾個女人，已經和坐在渡船上的女人互相呼應交談起來了。坐在渡船裏的也幾乎都是女工，男的只有幾個指揮官，一個水兵，也就是船夫自己。那個船夫穿着臃腫的、附有尖頂帽的帆布披風。我暫時只看見他的背部和從寬闊的袖子裏伸出來的兩手。那兩隻手敏捷地，同時也相當緊張地扳動着船槳。渡船不斷地被流水沖了開去，但無論如何，隨着船槳的每一划動，渡船還是愈來愈接近河岸。

「馬特凡伊·卡比頓尼奇（註一），趕快！」候船人中間的一個向他叫道。

划槳人什麼也不回答。他把船靠攏了碼頭，略微回過頭來，這才使我看清了他的臉。這是一個十一、二歲模樣的孩子，可能，還要年幼些。他的臉是瘦削的，認真而又嚴厲，而且被太陽晒得黑黝黝的。只是他的眉毛却是可笑的，孩子氣的，彷彿是完全褪色的，白微微的

顏色，再有，在綴着錨形帽徽的、巨大的水手長帽的寬闊帽舌下，那些垂到流着汗的前額上來的、好久沒有剃過的頭髮，也是同樣的和葦草一樣的淡白色。根據站在碼頭上的女工們這樣溫暖而又親切地向他招呼的態度看來，很顯然的，那孩子決不是偶然一次，而且也決不是第一次坐在船座裏划槳的了。

『船長，您好！』女工們叫起來。

『莫青加，快來！我們等着你哩。』

『莫青加，趕快，我們要遲到了。』



『馬特凡伊·卡比頓尼奇，您好啊！……』

『走開，不要擋路，女人們！』他用沙啞的，好像傷過風一般的低音，這樣地叫喊着代替回答。同時，渡船已經撞到碼頭的木柱上，搖幌了一下，開始吱吱發響。孩子用槳搭住了板橋的邊沿，一個軍人一跳跳上了碼頭，幫助他繫住了渡船。

老客人開始上岸，新客人開始下船。

這位小小的船夫看起來很疲乏，臉上淌着汗水，但他非常鎮靜，一些也不發脾氣，只是嚴厲地，命令式地安排着上船的客人。

『喂，姑姑！』他喊道。『是你，戴防毒面具的。請你坐到左舷上去。而你，帶鍋子的——請上那邊去……慢慢來。小心些。不要恐慌。一位，二位，三位，四位，五位，六位，七位……』

他數着客人，纏錯了，又重新數一遍，看究竟船上有幾位客人。

『够了。裝不下了。下一次再來裝其餘的人。』

他用槳向碼頭上面一支，然後捲起自己的帆布披風，坐了下來，開始收二十戈比船錢。

我記得，當時我給了他一個盧布，同時聲明不要他找還零錢。他吸着鼻子，笑了一笑，數了八個十戈比的小錢，連同船票一起交了給我，一面說道：

『如果你有多餘的錢，最好還是請你貯到銀行裏去。』

然後，他把收來的錢數了一遍，從衣袋裏拉出一隻巨大的，老式的皮製錢袋，把錢幣都放了進去，吮吸地閉上了錢袋，把它藏到衣袋裏去。接着，他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，在掌心裏吐上一口唾沫，就開始划動船槳。

巨大而且沉重的渡船，從原來的地方掙扎出去，輕鬆而又自由地

順着流水向下淌去。

於是，當我們還沒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定、當我們的渡船還沒有離岸百來公尺遠，竟發生了一樁事情。這樁事情居然會在這樣一個陽光燦爛、安寧而又平靜的夏日發生，似乎是無論如何也意料不到的。

我坐在船尾。在我的前面是涅瓦河，河那邊，是卡門尼島，早晨的太陽在卡門尼島上面愈昇愈高。在低低的但却很陡削的河岸上，垂着濃密的綠色的幼樹枝，透過鮮豔的生氣勃勃的樹葉的綠叢，可以看到小小的房子，有圓圓白柱的亭子，但是在房屋和亭子的後面……不，那面什麼也沒有，而且也不可能有。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，和平的生活，像河水一般安靜地流着。輕盈的炊煙在別墅屋頂彩色的上裊裊上昇。沾有鱗片的漁網，正張在河岸上面曬太陽。白色的鷗鳥飛着。

一切都很平靜。在我們的渡船上，不知道爲什麼變得很寂靜，只聽見船槳在槳座上有規律地咿啞作聲，河水也同樣有規律地、不慌不忙地在船傍拍濺作聲。

突然，從遠處傳來了一個遠雷似的聲音，打破了這一幸福而又安寧的、靜寂的意境。那聲音沿着河面輕輕地轟響着。我們每一個人的心立刻收縮了一下，而且很習慣地留神察看起來。有一個女人，真的，不很害怕，却也不很大聲地叫道：

『啊，這是什麼，姊妹們？』

但這時候，第二聲比剛才重得多的轟響，已沿着河面發出滾動的回聲。大家都看着那孩子，因爲他是船中唯一對這一可疑的轟響毫不介意的人。他繼續靜靜地划着槳。

『莫青加，這是什麼？』有人問他。

『那還有什麼！』他頭也不回地答道。『沒有什麼特別的。高射砲。』

他的聲音是寂寞的，甚至是悲哀的。我不由自主地看着他。現在，我覺得他更年幼了，他身上彷彿有些什麼孩子氣的、甚至娃娃氣的東西：他的耳朵，在那頂制帽下面可笑地向兩旁突出來；在晒黑了的臉頰上，生着微細的白色汗毛；在又寬又硬的、像馬頸套一般的披風的頭兜上面，他那小雞一般的頸子向外伸出來。

在明朗的沒有雲片的天空中，雷一般的響聲已經到處沸騰起來了。現在我已經很明白：在要衝或者在要塞那邊，也許，更近些，我們的那些高射炮壘已經在開火。很明顯的，敵人的飛機穿過了第一道火線，現在已經要到城市的上空。高射炮的聲音愈來愈激烈，愈來愈近。愈來愈多的新的高射炮壘，參加了射擊。沒有多久，個別炮壘的高

射炮連發聲已經分別不清楚了——它們互相爭逐着，混合成一片密集的轟響。

『飛來了！飛來了！看！』突然我們船上有人喊了起來。

我看了一下，什麼飛機也沒有看見，只看見柔軟而且蓬鬆的煙球，在晴朗的高空中，這裏那裏地消散着。但是透過高射炮的響聲，我却聽到了熟悉的、斷斷續續的德國飛機馬達的吼叫。

我們的小船夫，也斜眼向天空瞥了一下。

『啊哈，是偵察機，』他輕蔑地說道。我甚至聽得微笑起來，因為他這樣迅速地、只一瞥就找到了飛機，而且還這樣毫不含糊地確定這飛機不是別的而一定是偵察機。我本來想請他把飛機指給我看，叫他告訴我在什麼地方能看到它；但那時候，却發出一聲巨響，像一把大鎚敲着我的鼓膜，使我不由自主地閉起了眼睛。我一面聽着船上的

女人如何地開始喊叫起來，一面用全力抓住了又冷又濕的船舷，以免自己飛到水裏去。

這是卡門尼島上的高射炮壘開了火。我們以爲再沒有比這個更響的了，以爲這樣的轟響已經够驚天動地的了，但是現在却突然覺得，所有這些只是小事，到現在爲止，以前所發生的一切甚至是很平靜的，而只有到了現在，才開始了真正的空戰的音樂。

我說也說不上來——真是可怕呀。特別是當高射炮的破片開始落到水裏，落到渡船的左面、右面、前面、後面的時候。

我曾經不止一次在鎗林彈雨中經歷過，但那常常是發生在地面上、在陸地上。在陸地上，即使是在你的近旁落下了彈片，也會看不見的。但在這裏，這些噼噼發響的炮彈片一落到水裏，立刻會激起高高的水柱。這情景是很美麗的，很像海豚在炎熱的海面上戲水，但願它

們真的是海豚就好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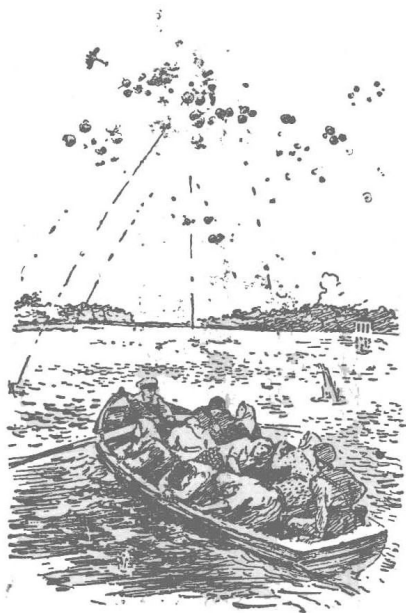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船上的女人們已經停止喊叫了。她們在過度的驚恐下擠成一堆，蜷縮着身子，把頭俯得不能再低。其中有幾個甚至躺在艙板上，用手保護着自己，彷彿她們的手能够抵擋沉重而又灼熱的金屬彈片似的。但是誰都知道，在這種時候，人們是不可能做出什麼判斷的。老

實說，我也很想把身子蜷曲起來，把眼睛閉起來，而且把頭藏起來。

但是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。

在我的面前是個孩子。

他一點不停止地划着槳。他



是這樣輕鬆而又自信地划動着自己小小的渡船，而且我看不到他臉上有什麼恐懼或者激動。他的眼光只是不時地向左、向右、向着天空，最後又回到自己的客人身上——微笑起來。是的，微笑起來。當我看到他嘴唇上的微笑，我甚至開始慚愧起來，連臉也紅起來了。

『難道他毫不害怕？』我想。『難道他沒有恐怖的感覺？難道他不願意丟掉槳閉起眼睛躲到座位下面去？……但是，他是這麼幼小，』我想。『也許他還不明白什麼是死亡；因此，他會發出這樣無憂無慮而且謙遜的微笑。』

當我們的渡船攏岸時，高射炮聲還沒有停止。這時候大家就用不着別人催促，只過了半分鐘渡船已經空了。在那好像滂沱大雨一般的炮彈破片之下，女人們紛紛逃上岸去，躲到低矮的橡樹或者百年以上的菩提樹的濃密綠帽下面去。

我最後一個從船上下來。孩子逗留在繫船樁邊，正在打一個複雜的水手們打的繩結。

『喂！』我對他喊道：『你還在這裏搞什麼？你看，空中飛着彈片……』

『什麼？』他反問道，一剎那他抬起頭來，不很親切地對我瞥了一下。

『我說：我看你是很勇敢的……』

就在這時候，一塊沉重的彈片發出了鈍響，正好落在板橋的邊沿上。

『喂，請你走上去吧！』孩子向我喊道。『這裏沒有你的事……』

『唏，你這孩子！』我冷笑着說道，開始跨上岸去。

我覺得很生氣，而且決定不要再想起這個蠢孩子。

但是，一走到路上我還是忍受不住，不禁回過頭來。孩子已不在碼頭上了。我用眼睛找尋着他。他站在河岸邊的一個堆棧，但也許是個倉庫的屋簷下。他把船槳也帶到那裏，放在自己身旁。

『啊哈！』我略微有些幸災樂禍地暗自想道。『這就是說，現在你到底也有些害怕了，小鴿子！……』

但是，老實說，我對於區區一個孩子竟會比我勇敢，還是覺得相當慚愧。也許，爲了這個緣故，我才不逃到樹下去躲避，而是立刻折到側邊的路上，去找尋第某某個高射炮壘。

上卡門尼島高射炮手們那裏去的公務，大約使我化費了一個半到兩個鐘頭的時間。他們答應用司令部的汽車把我載回城裏去。我們就在那裏等候那很快就要到來的車子。